

废除核武器 的理由

为保护人类免受核武器所设计施加的灾难性、不可逆转的伤害, 各国政府必须加紧努力, 彻底消除核武器。

为响应全球各地人们对废除核武器的呼吁, 已有数万枚核武器被销毁。南非已完全消除其核武器; 另有数十个国家放弃了获取核武器的计划。

冷战高峰期, 全球约有7万枚核武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 全球核武库规模实现了大幅缩减。

然而近年来, 核弹头的拆除工作陷入停滞, 部分拥核国家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充其武器库。没有一个国家提出过全面裁军的计划。

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仍然坚决反对核武器, 并希望立即予以废除。

仅仅阻止这些武器扩散到更多国家, 或限制其可能被使用的条件, 是远远不够的。鉴于核武器对地球上所有生命构成的严重威胁, 废除是唯一的答案。

不道德、非法且不民主

核武器造成大规模死亡与毁灭, 威胁人类生存本身。对数十万人进行无差别杀伤, 在道德上永远无法得到辩护。

任何使用核武器的行为都将违反国际法, 并构成最高等级的战争罪行。具有灾难性后果的武器绝不可能服务于任何正当的军事或战略目的。

世界各地包括拥核国家在内的民意调查显示, 公众对废除核武器持强烈支持态度。继续研发核武库的政府, 其行为违背了本国公民的意愿和根本利益。

无论身在何处, 每个人都能从消除这些最可怕的武器中获益。

核威慑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常常援引“核威慑”理论来为保留核武库辩护。它们声称, 其武器仅用于威慑他国发动核攻击, 因此有助于维护和平与稳定。

然而, 大多数国家拒绝这一逻辑, 视核威慑为一种危险、错误且不可持续的安全理论。此外, 它本质上具有侵略性, 因为它依赖于持续、可信地威胁大规模杀伤。

与威慑论者的说法相悖, 核武器在世界上的存在并未阻止冲突, 包括针对拥核国家的侵略行为。事实上, 核武器通过激化紧张局势、助长胁迫与讹诈, 反而增加了战争和对抗爆发的可能性。

威慑理论认为核武器是合法且理想的安全保障来源。这助长了核扩散, 并阻碍了裁军进程。

核武器使用风险与日俱增

如今,无论是出于意外还是蓄意,核武器被使用的风险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而且似乎还在持续上升。

这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国际安全环境严峻、拥核国家之间紧张关系加剧、这些国家的核力量积聚,以及国际规范和机制的侵蚀。

军事领域追求进攻性网络能力、自主技术和人工智能,使威胁更为严峻。

将核武器维持在高度戒备状态——即在接到即将遭受攻击的预警后数分钟内即可使用——是一种特别危险的做法。一旦搭载核弹头的导弹发射,便无法召回。它必将奔向目标,即便发射是基于错误情报亦然。

在战争迷雾中,领导人容易作出非理性和不可预测的行为。在高压、混乱的情境下,误判的可能性尤为突出。

人们很容易预见到:一时的恐慌或冷酷、受挫的自尊或沟通失误,都可能导致全球性灾难。因为发动核毁灭的巨大权力,仅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

冷战期间,世界曾多次岌岌可危地濒临全面核战争的边缘。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件,是1962年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古巴导弹危机。

自1945年以来,核武器之所以未被用于冲突,与其说是靠着明智的管理,不如说更多是运气使然。迟早有一天,我们的运气会用尽——除非采取切实行动消除这一威胁。

事故与失误

核武器不仅存在被蓄意使用的风险,还可能因人为失误、技术故障、网络攻击、误判警报或指挥控制系统遭未经授权访问而被引爆。

自1945年以来,涉及核武器的众多事故,以及因失误而险些导致核武器被使用的事件,都充分说明了发生意外灾难的惊人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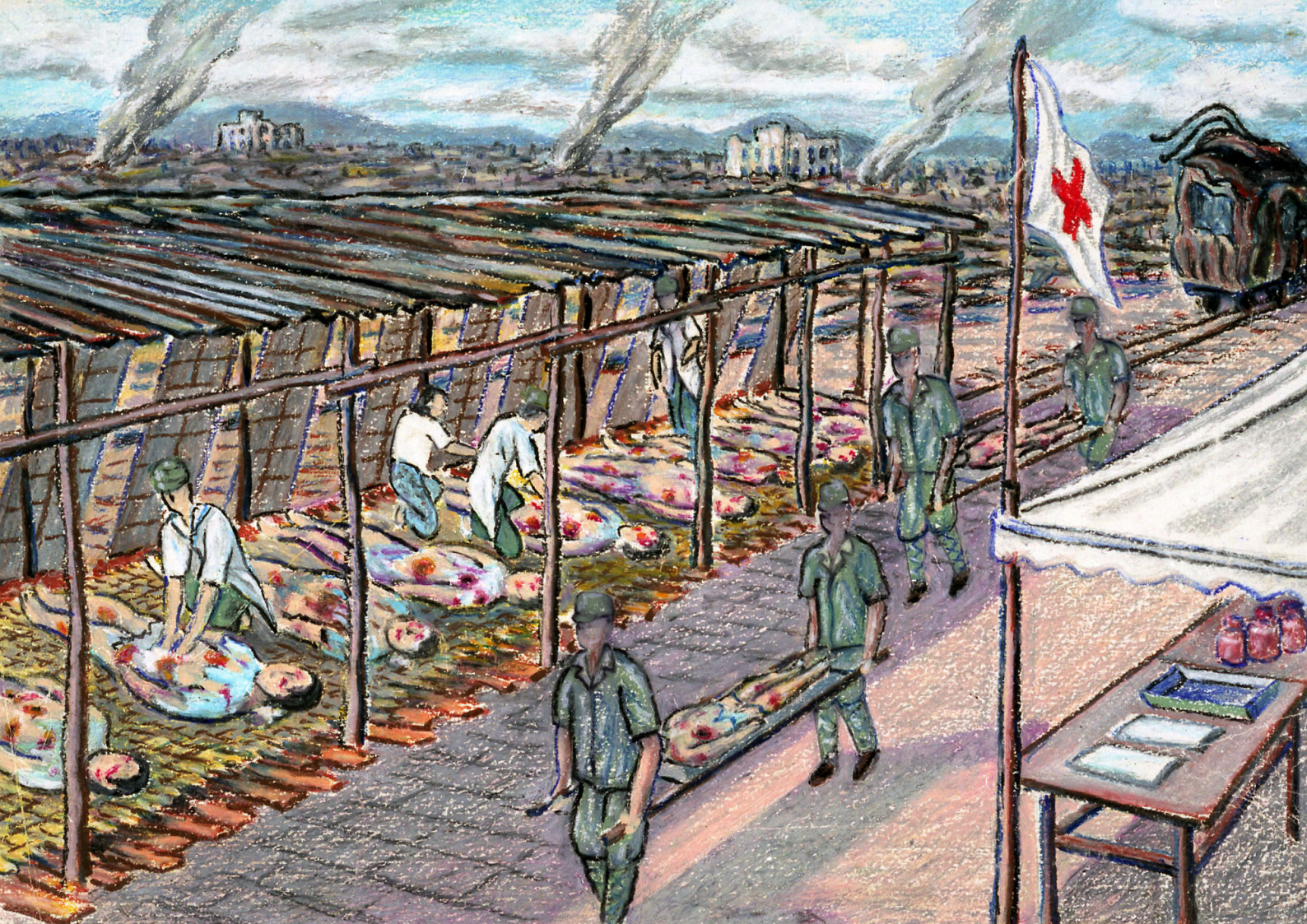
例如,1968年,一架携带四枚核弹的美国飞机在格陵兰岛附近起火坠毁,导致周边地区受到钚污染。所幸虽发生了爆炸,但未引发核链式反应。

1995年,俄罗斯官员误把一枚挪威科学火箭的发射误判为美国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俄罗斯总统调取发射密码准备实施报复性打击,但最终确认这是一次虚警。

其他令人深感不安的事件包括:核武器在海上丢失、核武装潜艇相撞、飞翔的天鹅和云层反射的光线被误认为核导弹,以及误将训练磁带插入作战计算机,导致系统模拟了即将到来的核攻击。



1961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架轰炸机因机翼脱落,两枚核弹险些坠地。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表示:“仅因万分之一的机率——确切地说,是两根电线未能接通——才避免了一场核爆炸。”
图片来源:美国政府



一位广岛幸存者描绘的1945年救护站景象。伤者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图片来源：山冈文子

无法提供人道主义救援

即使在世界任何地方仅使用一枚核武器，也会使医疗基础设施不堪重负，使有效的人道主义救援成为不可能。

医院和药店、消防设备、通信和交通系统，都将在延伸数公里的完全毁灭区域内化为废墟。

试图为伤患提供救援的人，将暴露于高水平的辐射之下，危及自身生命。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一再警告：无论是在使用单枚核武器的情况下，还是在全面核战争的情况下，都不存在足够的应对能力，也永远无法建立这样的能力。

同样，世界卫生组织也得出结论：“世界上残存的医疗服务，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缓解这场灾难。”

防空洞有用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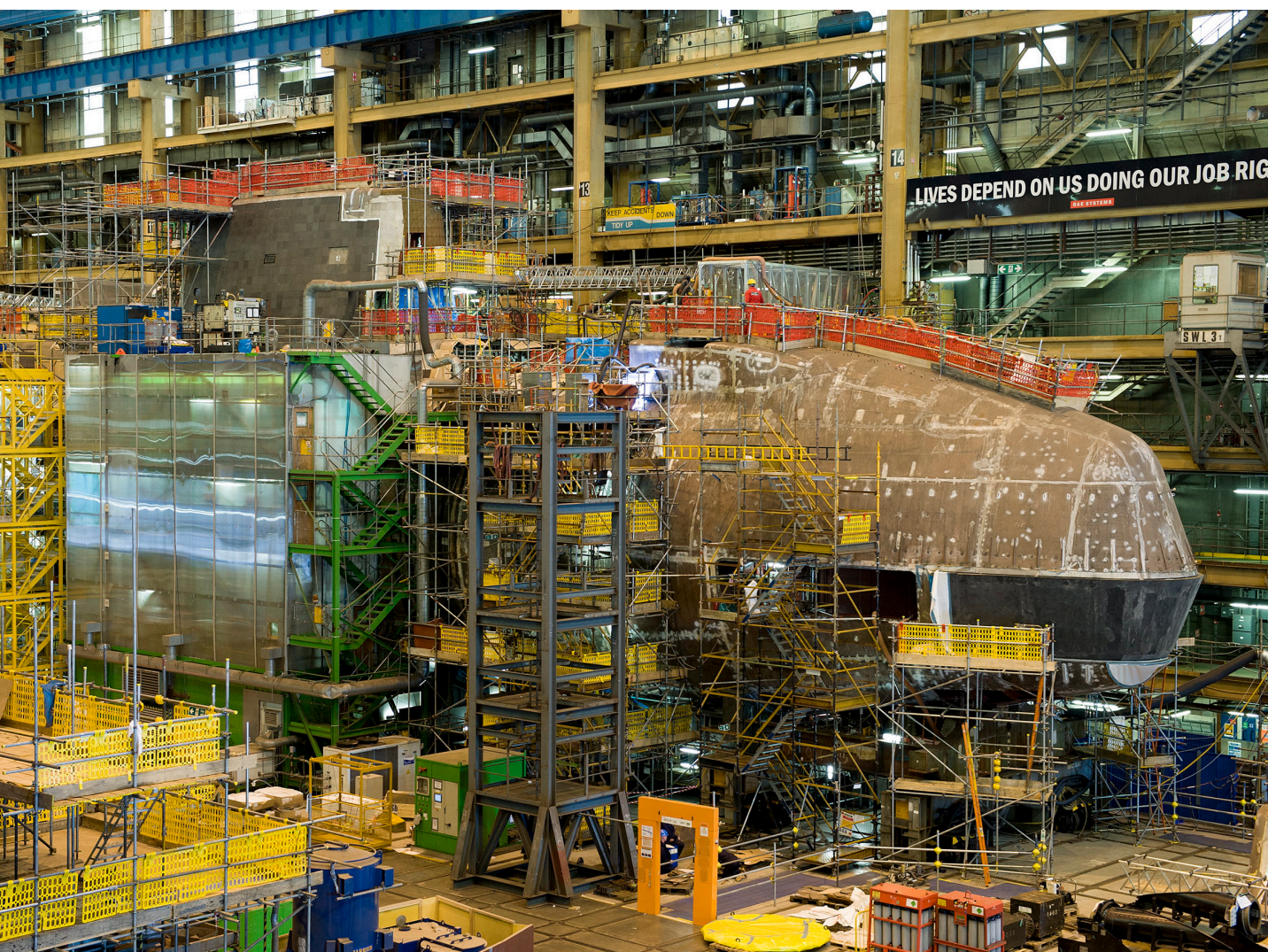
建造更多的核防空洞或辐射避难所并非解决之道。这些设施在冷战时期曾广受欢迎，却给公民提供了一种关于核战争存活性的虚假安全感。

一旦发生核攻击，几乎不可能有人能提前收到预警，因此根本没有机会寻找掩护。

此外，许多位于爆炸中心附近的防空洞将成为熔炉，烧死里面的所有人。事实上，部分核武器正是专门设计用于深入地层摧毁防空洞的。

那些幸运地及时找到防空洞并在其中存活下来的人，一旦走出防空洞，将面临一片危险的、充满辐射的炼狱，获救的概率极为渺茫。

英国一艘正在建造中的核武装潜艇。图片来源：英国政府



资源的浪费

每年, 拥核国家花费数十亿美元增强和扩充其核力量, 这些钱本可投资于医疗保健、教育、扶贫及应对气候危机当中。

在部分国家, 企业从支持核武器的研发和生产中获取巨额利润。智库和大学也参与其中并从中受益。

终止这些危及生命的工作, 不仅能释放资源用于其他目的, 还能让一些最出色的科学家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而非精进军队大规模杀伤与毁灭的能力。

和平的障碍

核武器对当今任何安全挑战都无济于事。恰恰相反, 它们不仅使许多问题更加恶化, 甚至还是这些问题的根源。

实现废除核武器将有助于各国建立更和谐的关系, 并为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创造机遇, 惠及世界各地的人民——尤其包括目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这将是至高无上的全球公共利益, 既符合各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也符合集体安全利益。

性别批判

那些表示愿意使用核武器的领导人往往被赞誉为阳刚、强悍、果断, 而支持裁军的人则被贬为阴柔、软弱、情绪化。

此外, 关于核武器的公共辩论和决策, 往往由男性主导。

积极挑战这些观念, 确保更大的性别多样性和包容性, 将有助于提升裁军成功的可能性。



“反核艺术家”装置艺术。图片来源: Miki Anagrus